

革命先烈先進詩文選集

第六冊

于右任選集

于右任選集目錄

第一編 文 選

我的青年時期	一
民立報發刊詞	八
宋教仁先生石像贊	九
董少將振五墓誌銘	一〇
先伯母房太夫人行述	一二
胡公笠僧墓誌銘	一四
考察外蒙古土謝圖汗部諾顏山下蘇珠克圖地方二百十二古墓記	一七
陸軍上將岳公西峰墓誌銘	二〇
跋宋克書杜少陵壯游詩	二〇
標準草書自序	二一
監察院監察委員楊仁天墓誌銘	二三
中南半島之範圍與命名問題	二四
臨標準草書千字文自序	二七

先君子新三公墓表	二八
監察使王陸一墓誌銘	二九
太平海	三〇
涇原故舊記	三二
太和館本急就章跋	三七
焦公易堂權厝誌	三九
居覺生先生墓表	四〇
李夢彪先生墓誌	四〇
周佩箴同志墓誌銘	四一
丁鼎丞先生墓誌銘	四二
郝海濱先生墓表	四三
談善吾先生墓誌銘	四四
新鄉張母郭夫人墓誌銘初稿	四五
讀隴西祁少澤灘雲詩存後記	四六
吳刻呻吟語序	四六
邵夫人張默君先生七十晉九壽序	四七
新聞自由萬歲中華自由萬歲	四七

第二編 詩詞曲選

四十四年詩人節詩人大會演詞·····	四九
發揚五權憲法時代精神·····	五一
策勵自己策勵國人·····	五二
以道德和精神力量粉碎暴力獨裁·····	五三
行憲七年來監察權之行使與檢討·····	五四
歡迎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演詞·····	五七
監察院總檢討會演詞·····	五八
審計部成立三十週年演詞·····	五九
發揚監察制度·····	六〇
歡迎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全體委員演詞·····	六一
黃花岡之憶·····	六二
歡迎世界道德重整運動亞洲工作團演詞·····	六四
歡迎大韓民國國家再建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蔡命新將軍演詞·····	六五
答謝贈送元老記者紀念郵票講詞·····	六六
民元以前詩三十六首·····	六九

民國元年至十五年詩六十二首	七三
民國十六年至二十五年詩三十一首	八四
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八年詩四十一首	八九
民國三十九年至四十八年詩八十八首	九七
詞選十八首	一一〇
曲選二十四首	一一三

第一編 文 選

我的青年時期

堂後枯槐更着花，堂前風靜樹陰斜。三間老屋今猶昔，愧對流亡說破家。

這是我前年歸省三原西關斗口巷老屋的詩。古人說得好：「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當我回去的時候，我那破舊的宅子裏，留下的幾間老屋，看去都像親人一般，這是何等可以感慨的事。況我生在歷史上代產聖哲的關中，有雄壯的地理，有深厚的文化，又有親愛的家庭，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要當堂堂地做個人。不謂年光流轉，白髮盈顙，在這抗戰建國的大時代中，但覺學問荒疎，不敷應用，對於國家民族，又如何的抱愧呵！

我的故鄉是陝西涇陽斗口村，所謂斗口，就是白公渠——今之梁惠渠——分水的一個口子。那時水量很少，農田灌溉，甚為困難；這個支渠，雖灌地甚少，得之已不容易。我于家的始遷祖，已不能深考，但住此必有很久的年代，所以鄉人稱為斗口于家。三原縣北之白鹿原去斗口村約四十里，有一土坵，唐高祖獻陵也；陪葬者三十餘人。碑估售之市，有獻陵八種，即漢陽令于孝顯，燕國公于志寧，明堂令于大猷，兗州都督于志微，共計于氏四碑，李氏滅氏各二碑，我小時並不知此，靖國軍時，三原學者問我與此碑關係，我答先人無任何傳說。于姓本來不繁，在清朝中葉，尙有五家，同亂後祇剩三家。我生在三原東關河道巷，又在三原讀書應試，因此就著籍為三原人了。

我們一家共三房，先伯祖象星公生大伯父寶善公為大房，先祖峻堂公生先二伯父漢卿公寶銘先嚴新三公寶文，為二房和三房。先二伯父配房太夫人，我的母親是趙太夫人。二伯父先在南昌經商，旋赴香港。先嚴則十二歲就步行入蜀，做江津典舖的學徒，後方轉至岳池。那時我家生活日艱，由三原遷回鄉下。及祖居被燬，又遷住村東灣子楊堡。先母生我後即多病，既感於家庭處境之難，又無錢醫治，遂鬱鬱以終。時我尙未滿二歲，於先母的一切，全不知道，祇記得後來伯母說：「陝亂平後，汝外祖由甘肅靜寧縣逃荒東來，手携汝母，背負汝舅，至邠州長武間，力竭食盡，又因汝母足痛不能行，恐牽連大家餓死，不得已棄之山谷。」

中，行數十里矣，駱駝商人，見而憐之，載以行，追及汝外祖，贈以貲而還其女。」又說：「汝母面方而敦厚，與心如一，那是使我最不能忘的。」這是一點慘痛的歷史而已。

我以一無母之兒，又處在單寒孤弱的家庭中，所以能成立爲人，幼不失學，可說全由伯母房太夫人停辛佇苦而來，伯母之恩，真是我畢生所報答不盡的。伯母是涇陽楊府村人，家世業農，排行第九，故幼即稱爲九姑娘而不名，十七歲來歸。嗣二伯父去香港，每一家信動輒經年。先嚴在川，亦隔三年始得一歸。因此伯母和先母，妯娌同居，相依若命，當先母逝世前的半月，伯母適歸寧母家，一夜，夢迷離風雨中，牆頭有婦人携一兒，垂淚相招，心知其事不祥。及歸，先母病已劇，泣謂伯母曰：「此子今委嫂矣，我與嫂今生先後，來世當爲弟妹妻子以還報耳。」（按先後即妯娌，字見史記。讀若綠候，今鄉人士語猶然。）那時我初離乳，身弱多病，伯母帶往楊府村就醫，歸而新宅又燬，自此隨伯母居外祖父家中，歷時九年。外祖家中人，莫不敬伯母，也莫不愛我，雖人口加多，農產有限，豐歉寒暖，從無不歡。村中老嫗某謂伯母曰：「九姑娘抱病串娵兒，欲了今生，豈不失算？況兒有父，父又一子，即提携長大，辛苦爲誰？又其伯父聞已卒於南方，九姑娘以青年寄食母家，眼角食能吃一生乎？」伯母應之曰：「受死者之託，保于氏一塊肉，那個望報？設使無此母家，亦當爲傭以給吾兒。如其父歸携兒以去，則爲尼終老，亦所甘心。」這可見伯母立志之如何堅定，和愛我之如何真切了。自同捻戰後，農田半荒，鄉人多兼營畜牧。表兄敏事，積歲錢買一跛羊，不久即產小羊，我亦絮絮欲得羊如表兄，伯母用三百錢復買一跛的。某日冬牧，我私隨諸牧兒往，忽有三個狼，從荒草中躍出，諸牧兒和羊羣均驚散。我們兩隻跛羊，爲兩狼所攫，在墳角鬻食。時我方在墳東，專力掘野紅根（河南人謂之牽巴巴），一狼踞墓西，相距不過數尺。村人楊姓在田中望見，手執鐮刀奔至，挾我歸家。伯母聞警急出，匍匐道中，幾不能前。事後，諸舅父因小兒無學校收容，溷跡羊羣，甚爲擔心，於是亂後興學之議以起。桐邑老儒第五先生（第五倫之後），年六十餘，出山謀作農傭，見鄉人修學塾，自薦爲師。我遂於七歲的春天，以一個流離的孤兒，入村中馬王廟爲學生。

第五先生授課凡兩年，見我入學以時，衣敝而潔，詢知其故，深爲歎異，於是教我益加盡力。離館時，撫我曰：「世間無母之兒，安得所遇盡如汝哉？」蓋先生幼時亦抱家庭之痛也。伯母於每年寒食節，必帶我回鄉掃墓。兩村相距，約十二里，有時諸舅以牛車相送，有時步行，某處老墳，某處新墳，至時必鄭重以告。至先母墳前必哭，哭必祝告：「兒幾歲矣，讀書幾冊。」我

聞而悲慟，讀書不敢不勤。農忙時，亦隨伯母及諸表弟至田間拾麥；往往拾之於舅父隴畔的，復賣之於舅父，舅父仍一再以勤勞相勸。我有歸省楊府村外家詩五首，追記那時的情形：

朝陽依舊郭門前，似我兒時上學天；難慰白頭諸舅母，幾番垂淚話凶年。
無母無家兩歲兒，十年留養報無期；傷心諸舅墳前淚，風雨牛車送我時。

記得場南折杏花，西郊棗熟射林鴉；天荒地變孤兒老，雪涕歸來省外家。

桑柘依依不忍離，田家樂趣更今思；放青霜降迎神後，拾麥農忙放學時。

愁裏殘陽更亂蟬（遺山句），遺山南寺感當年（元遺山亦讀書外家）；頽垣荒草農神廟，過我書堂一泫然。

到了十一歲，伯母帶我至三原東關，依三叔祖重臣公。三叔祖望重一時，交友甚廣，與毛班香先生經囑友善，因送我入毛先生私塾肄業。是年，先嚴返里，繼母劉太夫人來歸，亦賃居東關石頭巷，但我則仍依伯母。伯母督課每夜必至三鼓，我偶有過失或聽到我在塾中嬉戲，常數日不歡。其愛護之心，和嚴正之氣，至今夢寐中猶時時遇見。

毛班香先生，是當時有名的塾師，我從遊九年，讀經書、學詩文而外，對於他專心一志的精神，尤其佩服。他常常對我們說：「我沒有甚麼長處，只是勤能補拙。」這雖是先生的自謙之詞，却是他生平所身體力行的。毛先生的教授法亦特別：由他自教大學生，更由大學生分教小學生。平常每日授課兩次，夏季日長，則加課一次，都須背誦，並帶背舊書，所以讀書比較精熟。尤其值得記述的，是太夫子漢詩先生亞農。太夫子亦曾以授徒爲業，及年老退休，尙常常爲我師代館。他生平涉獵甚廣，喜爲詩，性情談諧，循循善誘。自言一生有兩個得意門生：一是翰林宋伯魯，一是名醫孫文秋。希望我們努力向上，將來勝過他們。對我的期望尤殷，教導也特別注意。太夫子又喜作草書，其所寫是王羲之的「十七鵝」。每一個鵝字，飛、行、坐、臥、偃、仰、正、側，個個不同，字中有畫，畫中有字，皆宛然形似，不知其原本從何而來。當時我也能學寫一兩個，但是現在已記不得了。

在毛先生私塾時，我已開始學做古近體詩，如唐詩三百首，古詩源、選詩等，都會讀過，但是循文雜誦，終覺不生興味。一日，先生外出，我以大學生的資格，照料館事，書架上有文文山謝疊山詩集殘本，我取而私閱，見其聲調激越，意氣高昂，滿紙的家國興亡之感，忽然詩興大發，我之做詩，殆可以說由此悟入。

至於我之所以略識學術門徑，却以得益於庭訓爲多。先嚴雖爲家境所迫，早歲經商，但自修甚勤；又從師問業，博覽羣書，所以見識反較一般科舉中人爲高。書手寫史記全部，點過十三經兩遍。輯修家譜，選成治家語錄三卷；又嘗借鈔張香濤的兩軒語和書目答問，寄存家中。某書當讀，某書某處重要，亦時以問業所得，在傢信中示及。岳池典舖中的掌櫃烏芝洲先生丕成，是明儒馬谿田先生的族人，喜刻先代遺書，常囑先嚴任校勘之役。先嚴又愛讀袁子才的小倉山房牘，以爲社會應用，最爲便利；馬先生的父親曾經注過此書，先嚴爲之整理刊行，至今岳池尚有刻本流傳。某年先嚴同里，除料理家務外，一面從陳小園先生學醫，一面則自修經籍。我日間上學，晚則回家溫習，父子常讀至深夜，互相背誦，我向先嚴背書時，必先一揖，先嚴背時亦向書作揖如儀。我在斗口村掃墓雜詩中，有如下的一首：

發憤求師習賈餘，東關始賃一椽居；嚴冬漏盡經難熟，父子高聲替背書。

就是詠的那時的事。先嚴最喜買書，在岳池劉子經先生典當時，陸續寄歸的，已經不少。但是每年的薪水不過數十兩，回家又須還債，家境甚窘，雖不至於挨餓，但有時竟至沒有鹽吃。及移住東關渠岸喻宅，前院是一個炮作房，我每天飯時回家，便去做炮，或打炮眼，或裝藥線，每盤制錢一文，一日可做三四盤，用以貼補家用，添買紙筆，有時亦買糖以自慰，那時一枚糖祇值一文錢，但開支已覺得奢侈了。一夜炮房失火，掌櫃全家燒死，我的臥房與之毗連，幾乎波及。隔日見炮房牆腳有火藥三大甕，撫之餘熱未退，幸上有石蓋，未經爆炸，否則早已葬身火窟了。

炮房燬後，我失去了大宗收入，好似工人失業一般。因試往本縣學古書院考課，第一次就得了二錢銀子（每錢換制錢一百一十餘文），此後時被錄取，經濟復形活動。十五歲，同學多勸我應試，三叔祖和先父恐荒廢學業，都不贊成。到了十七歲，趙芝珊先生維熙督學時，我以案首入學，塾中功課始漸自由，所讀的書，可以由自己選擇，先生不過任講解督課之責而已。兩年後，毛先生謂我學已小成，應出從名師，以資深造。所以三原宏道書院、涇陽味經書院、西安關中書院，我都曾經住過。時讀書稍多，詩賦經解均略能對付，而所作八股文，則與當時的風氣不同；以書、禮、史記、張子正蒙等書爲本，祇重說理，不尙詞藻，見者多疑其抄襲明文，因此各書院會課，不是背榜，就是倒數第二，居恒鬱鬱不樂。及葉伯臬先生爾愷入關督學，我始得露頭角。葉先生在當時學使中，以學問淵博著稱，幕府中如葉瀾、葉瀚浩吾兩先生，都是東南知名之士，尤好講求新學。學政衙門，

本設三原，葉先生下車伊始，觀風全省，出了幾十個試題，各門學問，無不具備，繳卷以一月爲期。我勉強做成了十許篇，冬寒無火，夜間呵凍所書，忽濃忽淡，甚形潦草。但葉先生對我的文章特別激賞，評語有「西北奇才」之目，更加獎了許多話。傳見時，授以薛叔耘出使四國日記，勉我留心國際情形。並謂：「此書祇帶來一部，閱讀後仍須繳還。」真可謂刮目相看了。我經葉先生識拔，時譽漸起。葉先生任滿後，沈淇泉先生衛繼任督學，因我處連年荒旱，死亡枕籍，沈先生在東南募集鉅款，創設粥廠，欲得一少年有爲之士，擔任其事。時我在宏道書院肄業，以孫芷沅先生之薦，特調我出任廠長。我初出學校，見飢民多多少少，鳩形鵠面，啼飢號寒，社會整個的慘狀，都擺在我的面前，不由得我不動心、不努力，因此開廠後連夜忙碌，竟累得生了一場病。幸廠中會計獨立，責任較輕。至第二年麥子將熟時，以餘糧分給飢民，廠事因之結束。廠中有民夫二十餘人，經數月來之教導，本是一種很有用的力量，因爲無法保留，祇好割心割肝般的遣散。廠址在三原西關，即現在我所辦的民治學校也。我在粥廠近一年，雖得了一點辦事經驗，但其時正在求學期間，課程上損失甚多，終覺是可惜的。及粥廠散後，沈先生送我入陝西中學堂肄業。

我之入陝西中學堂，在庚子春間，校址爲西安有名的北院。總教習江夏丁信夫先生保樹，精熟經史，講解詳明，我從遊半年，受益最多。及庚子之變，西后母子入陝，北院改作行宮，學校無形解散，又令堂中師生，衣冠出城，迎接聖駕，在路傍跪了一個多鐘頭。我於愧憤之餘，忽發奇想，欲上書陝西巡撫岑雲階，請其手刃西后，重行新政。書未發，爲同學王麟生先生炳靈所見，勸我不要白送性命，始止。這種幼稚思想，由今思之，真是可憐。

陝西提倡新學最力而又最澈底的，當推三原朱佛光先生先照，朱先生本是一個小學家，其治經由小學入手，其治西學則從自然科學入手，在當時都是第一等手眼。自謂是明秦王之後，故講學時多紹述明末遺老精神，以勵後進。其盟弟長安毛俊臣先生昌傑，則以經學家而兼擅詞章。二人學行契合，相得益彰。朱先生曾與孫芷沅先生發起天足會，又創設勵學齋，集資購買新書，以開風氣。那時交通阻塞，新書極不易得，適莫安仁、敦崇禮兩名牧師在三原傳教，先嚴向之借讀萬國公報、萬國通鑑等書，我亦藉此略知世界大勢。及聞朱先生以新學授徒，嚮往甚殷，遂以師禮事之，朱先生亦置我於弟子之列。因朱先生的關係，又得問業於毛先生。同學中最要好的如王麟生先生炳靈、茹懷西先生欲可、程搏九先生運鵬等，都往來於兩先生之間，眼界漸寬，所治學

問，亦不甘以考據詞章自限。茹、程二同學喜讀會、胡遺集，朱先生曰：「文章雖佳，題目則差，請你們留意。」我聞之大為感動，有一次竟將所有新書燒燬，頗有「天地悠悠，愴然涕下」之概。這都是我們少年時之狂態，也是受的朱先生的影響。因為經朱先生的啓沃，我們的思想，已經漸漸的解放了。

那時關中學者有兩大系：一為三原賀復齋先生瑞麟，為理學家之領袖；一為咸陽劉古愚先生光黃，為經學家之領袖。賀先生學宗朱子，篤信力行，我幼年偶過三原北城，見先生方督修朱子祠，儼然道貌，尙時懸心目中。劉先生治西漢今文之學，精四通（通典、通志、文獻通考，資治通鑑），兼長曆算，為味經書院山長，曾刻經史甚多，以經世之學教士，一時有南康北劉之目。戊戌政變，劉先生感憤之餘，曾遙祭六君子，為清吏所嫉視。我之謁見劉先生，已在戊戌十月，其時謠言朋黨，劉先生見我至，詫曰：「汝何為於此時就我乎？」我曰：「正惟此時，我乃來就先生也。」劉先生聞言甚為驚異，待我甚優。雖從遊一月，先生即解館回烟霞洞，但是印象却甚為深刻。

我之革命思想，固然以朱佛光先生的啓沃為多。但在幼年寄居楊府村外家時，却有一段故事，應該補述。西北風俗，農人日工完畢，多至場畔「喝湯」。所謂喝湯，就是南方的消夜，也可以說是吃晚飯。場廣一畝，平時為曝農作物之用，喝湯時則分配次日工作，或談閒天。一日我的表弟說：「我讀完百家姓，何以縣官的姓，書中不見呢？四外祖答道：『他們是滿洲人呀！滿洲人打敗了我們的祖先，將中國的江山佔了，所以我們的百家姓上不要他。』當時我亦莫明其妙，但起了一個民族意識的憧憬。後來學習畢業，循例應試，這個民族意識，亦若晦若明，旋蟄旋動，沒有什麼確定的界限。及至從朱佛光先生遊，先生意見甚高，講學亦極為大膽，時時得聞革命的緒論，但仍祇是一個啓蒙時代，及庚子以後，我的民族思想，始日益高昂。時有拳案罪臣毓賢及兩弟毓俊等，隱居三原東里堡，在清涼山唐園等處，題壁詩甚多，滿懷悲憤，寫作俱佳。我却以民族的立場深非其人，會題詩其旁，有：「乃兄已誤人國家」之句。我之為升允所注意，殆以此事為始。

我此時心目中，常懸着一個至善的境地，一樁至大的事業。但是東奔西突，終於找不到一條路徑。平時所讀的書，如禮運，如西銘，如明夷待訪錄，甚至如譚復生仁學，都有他們理想的境界。又其時新譯的哲學書漸多，我也常常購讀，想於其中求一個圓滿的人生觀。但書是書，我是我，終不能打成一片，奠定我思想的基石，解除我內心的煩悶。我小時，二伯父曾經叫我到香港

讀書，以家計困難，未能成行。及聞上海志士雲集，議論風發，我盤居西北，不得奮飛，書空咄咄，嚮往尤殷。因思與平、武功一帶，爲周室開基之地，歷代以來，名賢名將，史不絕書，頗欲一遊其地，以資觀感。適與平縣知縣楊吟海先生宜瀚託妹丈周石生先生鏞聘我教其兩弟，遂欣然而往。在興平時，我作詩的興會甚濃，今摘錄雜感一首，以見一斑。

柳下愛祖國，仲連恥帝秦，子房抱國難，椎秦氣無論。報仇俠兒志，報國烈士身。寰宇獨立史，讀之淚沾巾。逝者如斯夫，哀此亡國民。

當時像這樣的詩，做得不少。由友人孟益民、姚伯麟二先生幫忙付印，名曰：「半哭半笑樓詩草」。就詩格而論，真應該悔其少作了。楊吟海先生是四川名士，從軍新疆多年，在興平縣任中，勤政愛民，提倡新學，政風甚佳。我在署中，除教書以外，並幫他看學校課卷，他亦在閒時爲我說西北情形。及我鄉試中式，他升任商州知州，故拉我作商州中學堂監督。

我因詆譏時政，狂名日著，及詩草刊行，益爲清吏所忌。甲辰年的春天，我將商州中學的事，請李儀祉協、茹卓亭欲立兩先生代理，即往開封應試，陝甘總督升允已以「逆豎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等語，密奏清廷。時拿辦密旨已下，會電報和驛站都發生障礙，明文未到，不好動手。同學李和甫秉熙先生的尊人雨田老伯雲貴，探知升允出奏之訊，因商諸先嚴，擬專差往開封送信。當時頗有人以爲官家交通便利，恐於事無濟的。但李老伯力主用可能的方法，以盡人事。由三原至開封，驛程計十四天，李老伯用重金雇了一個認識我的信差，限七天送到。信差如期到開封後，不知我住在何處，正在尋問，適我因煩悶，與同學南右嵩到街頭散心，不期而遇，遂於當夜準備出走。李老伯事前壁劃周詳，因禹州有他所設商號，令我往避。但我早有赴上海的計劃，所以天明即坐小車出城，徑赴許州。倘再遲三四小時，緹騎即至，我就不及出走了。秦豫各地風俗，新歲賀年，客人的大紅名片都貼在壁上。臨行，我揭了名片二十餘張，沿途遇人盤詰，即隨手取一片，以片中姓名應之，居然渡過難關。到了許州，坐在火車頭的炭窩中，至駐馬店，換車到漢，但此時名片也用完了。李老伯平時相待甚厚，以我貧寒力學，時加周濟，此次出險，尤全仗其力，在這裏特書以爲紀念。又同時應試的王曙樓先生文海、王心芸先生存厚、朱仲尊先生志彝，都是我最好的同學，自我離汴後，捕吏追至鞏縣，將他們羈留經月，幾被株連。舊僕吳德，歷受嚴刑，終未將我行蹤供出，這都是我感念不忘的。到漢即時東下，舟次南京，潛行登岸，遙拜孝陵，感憤成詩一首：

虎口餘生亦自矜，天留鐵漢卜將興；短衣散髮三千里，亡命南來哭孝陵。

我二十五歲以前的事，大約如此，到上海以後，受恩最重，得益最多的，是亡師馬相伯先生。從此即以學校和報館為基礎，盡力國事，那是以後的事。現在抄我去年答鄉人勸北歸的金縷曲一闕，以作本文的尾聲：

百事從頭起，數髯翁平生湖海，故人餘幾！褒鄂應劉寒之友，多少成仁去矣。到今日風雲誰倚？人說家山真壯麗，好家山須費工夫理。南與北，況多壘。乾坤大戰前無比。愧余生，嵯峨山下，衛公同里。不作名儒兼名將，白首沉吟有以。料當世知君何似，聞道傷亡三百萬，更甘心血染開天史，求祖國，自由耳。（寒之友，是余與經頤淵先生所組書畫社）。

（按：此文刊於民國二十八年，原名牧羊兒自述，來臺後重印，改名為我的青年時期，至五十一年再版，又改名為懷恩記。）

民立報發刊詞

秋深矣！鳴蟬寂矣！草木漸搖落矣！萬籟無聲，時聞寒蛩，似斷似續，如訴如泣矣！此佳節乎？而有心人當之頓生無窮之感。怨天歎？憫人歎？噫！如此乾坤，吾何獨為此佳節賀，吾亦悲憫中人也！而孰意萬卉將零之時，獨有植立於風霜之表，經秋而彌茂者，此何物？吾愛其色，吾慕其香，吾特敬其有超出凡卉之氣概。此花耶？此名花耶？此豈非世人之所謂晚節黃花也耶？噫嘻！噫嘻！晚節黃花！噫嘻！噫嘻！晚節黃花！

「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嘗物而思，其思深矣。香草美人，今昔不遠。當此名花照耀東大陸之際，而更有其色其香其氣概堅於彼壽於彼璀璨於彼者，是何物？非國香乎？萬花環繞，民立現矣，是為民立發祥之日，是為民立出世之瑞。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此非昔人之所自命耶？民立之際此時會，此佳節之中而產民立，天之厚民立，民立敢不自重。大凡一傑物之出現此社會，與此社會即有際地蟠天之關係；否則新事業無異乎陳死人。倘其適宜於此社會也，雖百規而不磨，而其精光浩氣，時來時往於兩大之間，時隱時現於吾人耳目之表，待時而生，自足風靡乎一世；而社會寶愛之，而國家更須珍惜之，夫自後始能自立於四面楚歌之中，以造福於國民。是以有獨立之民族，始有獨立之國家；有獨立之國家，始能發生

獨立之言論。再推而言之，有獨立之言論，始產生獨立之民權，有獨立之民權，始能衛其獨立之國家。言論也，民權也，國家也，相依爲命，此傷則彼虧，彼傾則此不能獨立者也，嗚呼，豈不重歟？

秋高馬肥，記者當整頓全神以爲國民效馳驅：使吾國民之義聲，馳於列國，使吾國民之愁聲，達於政府；使吾國民之親愛聲，相接相近於散漫之同胞，而團體日固；使吾國民之嘆息聲，日消日滅於恐慌之市面，而實業日昌；並修吾先聖先賢，聞人鉅子自立之學說，以提倡國民自立之精神；搜吾軍事實業、開地殖民、英雄豪傑獨立之歷史，以培植吾國民獨立之思想。重以世界之知識，世界之事業，世界之學理，以補助吾國民進立於世界之眼光。此則記者之所深賴，而願爲同胞盡力馳驅於無已者也。雖然，未已也。

內憂外患，相逼而來，東海愁雲，侵及滿洲原野，歃血之約，恐又使馬首欲東者，轉而西圖。斯亡國民之臭名，豈獨戴高帽子之族含無窮之痛乎？嗟嗟！將不遠矣。迎秋一葉，已先零矣，恐此後切切悽悽之聲難斷也。本館同人之生此時，自痛其智之僅能知此，自信其政見之亦足以濟此，所補助於國民者，則此後對外當如何有一定之方針，對內當如何有一定之改革，對經濟恐慌當如何有一定之補救法，對人心卑下當如何有一定之救濟法，容他日分析言之。是不敢以訛言亂國事，不敢以浮言傷國交，不敢以妄言愚弄國民。所自期者，力求爲正確之言論機關而已，力雖不逮，不敢不勉。夫前數年吾國之言論界，其氣魄之雄健何如，其精神之發越何如，而今日者，則何如？或者曰，此皆冥頑不仁之政府所致也，而又何言？記者曰，吾思此，吾欲哭。吾哭此，吾欲爭。吾爭此，吾欲作招魂篇。吾特名之曰「騷心」。夫離騷者非愛國者之所作乎？其生也，誰知之？其死也，誰憐之？而其忠愛之心，則自信之。記者讀而泣，泣而又讀，則請誦其詞於同胞之前曰：「余固知奢譽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宋教仁先生石像贊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記！爲直筆乎？直筆人戮。爲曲筆乎？曲筆天誅。於乎！九原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

（按：宋教仁先生，遇害後，公葬上海。餘杭章炳麟先生在北京獄，篆漁父兩字，右任先生得之，鑄於宋像石座，並於墓前題刊以嗚乎宋

教仁先生之墓，像後贊以右辭，又紀以詩，時在民國三年春。）

董少將振五墓誌銘

君諱威，字振五，扶風董氏。幼入邑校，成績多不如人。性嚴整，時危坐如木偶。辛亥，陝西革命軍起，臨潼曹寅侯募敢死隊三千人，駐鳳翔防邊。遇君奇之，留置幕中。歲將終，適病，部下又交鬩，敵軍乘之，彈集病室，君慷慨登城，痛陳大義，執反側者手戮之，隨呼衆距躍而下。奮擊二十餘里，殲敵三百餘，軍威遂振。說者曰：是役無君，民軍無鳳翔矣！至是，人人爭識董振五。民國既奠，曹解兵柄，遨遊東南，會贛寧戰起，被陷入武昌獄。君時在龍門，急趨營救，視曹脫於難，乃辭歸。未幾曹病歿西湖，復往迎櫬歸，葬華下。遂謝世事，讀書華山之麓。當袁氏帝謀未著時，先有事於陝西，而京畿軍政執法處處長，國人呼爲屠伯之陸建章，遂迎合而得督陝。及籌安會起，陝人私語：「逐鹿逐鹿！」陸聞而惡之，殺戮日甚，逮捕者獄爲之滿。君斯時，遂投筆而爲秘密運動。陸建章之子曰承武，有衆一旅，爲其中堅。君初欲發難延榆，連合晉北民黨，誘武深入而殲之。嗣以計緩而難必，乃與李君岐山約，李經營西安，以奪三原駐軍槍械自任。詎省中謀洩，同志身殉者廿餘人。陸使岳西峰捕君，岳陰縱而佯索之，故得免。翌日，即僞爲賣菜傭，入櫟陽，糾集健者，炸燬營房，殲守兵而奪其械，遂轉戰河北，所向無敢當者。先後計奪得快槍五百餘。是時河北民黨已雲起，胡立生虜陸承武於富平，君又下醴泉，圍咸陽，以規西安。陸氣沮，乃與陳樹藩議和，獻省城以贖愛子，陝事遂定。君曰：吾書生也，不習兵，且此時擁兵奚爲也？乃散其衆，復歸華下，苦讀而學益進。斯時繼陸督陝者爲陳樹藩。吾敍至此，則欲爲陝民黨一辨其誣：逐鹿之役，民軍多新募者，且莫能相一，而陳氏重兵在握，觀變已久，不擁之則爲敵；擁之，則猶冀其向善；故不得已而出此。及陳氏縱匪殃民，亂陝禍國，民黨絕望，先後雖有起而聲討者，但力薄未能制其命。維時西南靖國軍已興，陝西勁兵，以胡立生之第二團爲最。君與有舊，因往隸胡部，與張義安、鄧寶珊，謀響應於三原。陳氏素知君，並知張鄧亦民黨健者，疑之。乃遣旅長曾某、團長嚴某，駐原暗中監視。惟料張義安快槍僅百餘，雖有君與鄧，亦不敢動。義安之爲人，知人善任，沈勇有大略，而君則能謀，且精詳，凡義安之計慮不及者，君皆早爲布置。所有會嚴兩部，某軍官宅某處，賭某處，某營連軍實幾何，皆一一表列。某巷可伏兵若干，某街可穴牆進攻，皆爲圖以說明。時已七年一月